

海外华侨华人文库



(印尼) 黄东平 著

# 远离故国的人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远离故国的人们

〔印尼〕黄东平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远离故国的人们

(印尼) 黄东平 著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08661



**远离故国的人们**  
**〔印尼〕 黄东平 著**

---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华昌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178千字 8.5印张

版 次 199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306-5/I·157

定 价 3.20元

# 目 录

---

阿二伯传.....	( 1 )
海外的这一家.....	( 51 )
一位教师的境遇.....	( 67 )
“孤儿”求学记.....	( 91 )
玉娘的终身大事.....	( 108 )
嫁 后.....	( 131 )
同学之间.....	( 171 )
婚宴席上.....	( 191 )
人肉的风波.....	( 208 )
人的故事.....	( 226 )
在椰城“甘榜”里.....	( 245 )

# 阿二伯传

## ——一位老华侨的生活道路

阿二伯是我们这地域华侨政治方向的掌握者。他永远高瞻远瞩地体现着华侨的实际利益。他永远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前端。他大半生的道路正是我们安全地走向未来和生活下去的道路。他是华侨中的“政治家”！——这是我构思这篇小说时对朋友说的话。

我那朋友膛然愕然了：

“你说的阿二伯是不是那个住在椰城外圈芝拉耶村镇开着一片亚弄店（小杂货铺）的老头儿李阿二？”

“对！就是他！”我十分自得自豪地说。

于是，阿二伯当前的身形便出现在我们眼前——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而今已是耳聋目矇，动作开始不灵活了；他生得高瘦，不过看来身底子还不差，到这年纪才不致驼得直不起腰。他一生只穿着纱衫短内裤，拖木屐，剪平头，耳根还遗留着一两块小时候的癩痢疤。而今，他仍然整天守着自己那片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小亚弄店。那是一间木板壁、茅顶的乡下陋屋。有路过的苦力要买一包香烟，他才站起来，转回身，抖抖地从背后的架子上取下一包烟；有村里

农妇要买半斤米、一勺油，他才又缓缓站起来，待站稳了，就又抖抖地给买客称米、量油，可他已连称花都快看不清了。他操当地话还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计算起来他该有二十来年不曾到椰城来了，怪不得已很少人认识他……

李阿二正是一位道地的当年唐山老阿伯，也是一位在此地既普通又平庸的华侨小人物。

“那么，像李阿二这样的老华侨，又有什么政治思想，表现在他怎样的行动上，而又怎样体现着华侨的大方向，代表着华侨这大半个世纪所走的路呢？”

——朋友，请别心急，让我把阿二伯的主要行藏从头说起吧……

## 在闽南家乡

闽南内陆某县的一个僻乡，这乡只是大山脚下的一撮低矮的土屋。李阿二就生长在这地方。

四五岁的李阿二浑身破烂，满脸秽污。他的破裤子不时要掉下来，得用手提一提。他的一股浓涕则老是垂到唇边，被他“嗖”地一声抽了回去；可浓涕又随即窜了出来，于是他猛用手背朝两旁一抹，鼻涕一粘上尘土，他便成为一个大花脸。他的后脑勺，则生着那几颗直到老年还留着疤痕的癞痢疮。

他那时已没有父亲，到得老年，阿二伯还说，他怎样也想不到父亲的相貌来。他只记得有个哥哥，大自己两岁；他名叫阿二，即是明证。后来那阿大怎样会没有了，是死了，还是给卖掉了，他也记不清。他只记得自己每天跟定在母亲

背后，母亲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

他母亲那时才三十出头，人家都叫她土猴嫂，可见他父亲名叫李王猴。他母亲是个道地的穷村妇，老是那件破蓝布衫、黑布裤，却又总是罩着那块黑头帕。她又老是把头垂得低低的，一副寡妇相；就是有人跟她说话，她也从不把头抬起来。

自从死了“当家人”，他母亲什么粗重活都干，白天黑夜像男子汉般给村里的大户割稻、打场、舂米。小阿二就跟在母亲背后，分她一口口粮。可这口口粮也不是容易到口的。他也得帮母亲干杂活，听使唤，打扫、看守，都得叫他，跟他母亲一样得整天忙个团团转。可一旦他母亲受了主人的冤枉气，无处发泄，就会回转身，当头给小阿二一顿栗暴！他阿二那时只有独个儿躲在一边啼哭去了。

但他母亲终于熬不下去了。老年时的阿二伯还记得，有一天，一个老妪来向她说了些什么，于是他母亲把他交给李家亲族，自己改嫁到穷山坳去了。小阿二死命要跟着，却遭那老妪狠狠吓阻，受委托的某族叔便拼力把他拉住；他号叫打滚都没用。走了一段路，他母亲突然回转身，抬起头看了阿二最后一眼，便又低着头跟那老妪走了。那时母亲那百感交并的眼神，像已穿透了小阿二的灵魂，使他到得老年，一闭上眼，母亲那神情就像一副遗像，出现在阿二伯脑际！

但那抽鸦片的族叔并没有饭给阿二吃。小阿二得自己去给村里一个占有半个村田地的大户使唤帮工。

在老年的回忆中，每一提到，还教阿二伯心悸神动的，是迫他一个小孩子夜半看守田里作物那情景：

……四周一团漆黑，天地间像一个大墨池，小阿二拼命



揉眼睛，瞪大它，也看不到一丝亮光。待细瞧，却又仿佛看到远近尽是各形各相的鬼魅，有的更是在自己面前晃，仿佛还能感触到那咻咻的气息。于是小阿二在看棚上缩成一团，连呼吸都停止了。至于野兽的吼声，更是忽高忽低，忽远忽近，有的声响又像有人在哭泣，有人在狂笑。他每每因仿佛看到魅影张牙舞爪向他扑来，或听到野兽突然在看棚边狂吼一声，陡然感到背脊一冷透心，屎尿禁制不住流了一裤子！…

“可我又不敢告诉主人，更不敢说不愿看守，一说定会遭毒打，不给饭吃的。我只能挨到天亮，偷偷带到溪沟里洗。”阿二伯悻然地说。

另有一件是剥花生米的酷刑：

……夜深了。小阿二的双手正剥着、剥着，眼前的景物却突然消失了，只有手还在下意识地动着动着……蓦地，一只大巴掌没头没脸地狂劈下来，他才猛然惊醒！可不久，那震吓和剧痛还未消失，四周的景物又在视域中不见了！据阿二伯说，碰到这情况，有的地主婆会折一段豆梗，把你的上下眼皮撑起来，眼睛一眨，豆梗跌下来，就得挨打！这可怖的睁眼瞎子就得剥花生到天明！好在小阿二还未受过这酷刑……

阿二伯于是说：“你们没受过的不知道。那才合眼就被猛掴的感受，真比死还苦！我当时真想能一掌被打死，就可以不必再醒来！”

但终于，小阿二看守的番薯被人偷去了半垄。那结果是：他被那大户打瘸了一条腿，还好几天不许他吃饭！

当时才十一二岁的小阿二便自己拿定主意：他豁命逃离田主家，经过多少艰辛，终于流落他乡……自此，阿二伯心中

深深埋下了对故国地主的无比仇恨，至老至死不忘！

——因而，我们可以肯定，阿二伯思想上带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而当时的故国知识界，不正提出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么？

## 来到“荷印”

李阿二于是一路历尽艰辛地流浪着，终于流浪到那个跟外洋有着交通的城市——厦门。再后来，他并且想到走上出洋这条路了。……不过，这段经历，老年时阿二伯绝少对人讲述。

那么，李阿二又是怎样出洋的？他自然不会公公然然买了船票，登岸时又缴还了“荷兰鬼”的大笔按地金出洋的。——他是偷渡的。

十四五岁的李阿二，经过这三几年的流浪，活像一名小瘪三了。可这段日子他并没有虚度，他练就了一副应付恶劣环境的、机警灵活的身手，再不是巴头巴脑的乡下少年了。

当时那滨海城市的下层社会给这少年描绘了一幅天仙胜境：“南洋遍地黄金，出洋就是去淘金！那儿不怕寒冻，饭可以随手抓进口里……”为了活下去，李阿二便只有跟一些人闯这条险路了。

一个小瘪三，把关的人自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于是阿二裤带一紧，凭他那副身手，时伏时窜，攀墙钻洞，果然给他闯过了关；接着就又贴身在行李堆里，终于再给他混进货舱里去了。

货落满后，就要盖舱了，好在阿二机警，看看不是势

头，便又窜上甲板，终于给他躲进了救生艇里去，不然给盖在舱底里，非闷死也得饿死。

救生艇盖着帆布，非有紧急事是不会有有人去动它的。于是阿二就住在这最安全的“特等舱”里，昼伏夜出，半夜钻进厨房找吃的。搭客晕船多吃不下，还未丢进海里的糙米饭任他吃个饱。

二十多天就这样过去了。在“特等舱”里听到外面搭客说，巴达维亚已是最后一站了，过了巴达维亚船就要倒回头朝北开行。李阿二也得准备下船了。于是他趁着落货时人头纷杂、天色昏暗摸下船，贴身在纷乱的货物堆里，倒又给他混上了岸。……

当谈到这桩往事，听者总称许他少年勇敢机警，可阿二伯总是又摇头又点头，并没有羞愧和后悔之情：“我们穷苦人，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偷了他们荷兰鬼这事，在过后的日子里，想到他们对我的毒害，我真觉得一点也不过份！”

当时一上岸，李阿二裤带一紧，便站在这据说“黄金遍地”的土地上，无限新奇地呆望着那炎阳高挂、碧空万里、椰林耸天、茅屋低陋的异域景色。

看到他那破烂的唐山衣著，和那惊呆生疏的神色，巡查的荷警官带同当地土警，把这少年包围起来搜查。

一发现他一句当地话也不会说，袋里又没有一仙钱，居留证更不必说了，于是李阿二像捉小鸡似地被拎走了，投进殖民者的监牢！

照理，要是发现李阿二是偷渡客，唯一的办法是把他原船配回去。可阿二已上了岸，又问不出来历，只好暂时给扣

押起来了。

这一扣押，李阿二竟被平白关了三年整！

在牢里，他又深切地体会到受到殖民统治的残酷毒辣，同时也切身体受到当地居民生活的穷困和悲惨！

进牢之前，所有“犯人”都得先给剃光头，身上只准穿一条像口袋般衫连裤、无袖无裤管的灰色囚衣，赤脚。“犯人”身上别的东西尽给没收了。

每天是早晚两餐掺着沙粒的糙米饭，一小块腌肉，一碗烂菜汤；餐具则是一叠破烂生锈的搪瓷盘和搪瓷匙。

这监牢设在当年殖民军入侵时遗留下来的一个破烂的地窖里，潮湿、秽污、阴暗、腐臭是不待说的。几十个“犯人”就这样睡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极度的闷热和空气不流通，使他们尽打赤膊，让背脊贴着阴湿的水泥地。

这里的“犯人”还得做苦工。每天清晨，“犯人”尽被赶起来，用长索绑住左手，各隔一公尺多，连绑成长串，由监工牵着；另有土警举着长枪在后面监押，带到郊野干活。这活一般是修补破烂的马路，搬运沙石什么的，却不许使用铲、锄等工具。一直干到天黑才回牢。有干活不力的，监工立即挥鞭抽打，甚至拳脚交加，被打得昏倒是常事。

李阿二像个小瘪三，哪来的气力？他既听不懂监工吆喝些什么，又得在这烈日底下整天干活，断难干得教监工满意，于是受骂挨打的尽是他阿二。

同牢的人看到他无辜，许多都自动过来给他指点，帮他，甚至护着他；有的还挺身出来承担错失，代他受罚。回到牢里，大家又都照顾他，尤其是当他因初到这热带，不服水土患病之时。

李阿二心头深深地蓄藏着一股无尽的感激。他后来说：“自有生以来，我头一遭体受到这么真切的关怀！这关怀，可又是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言语的‘犯人’啊！”这段生活，又怎能不在李阿二日后的思想观点上留下深刻的影响呢？

在使用手势和刚学会的简单言语交谈过后，李阿二才知道在这批“犯人”当中，竟有各类各等的人：有真正的犯人小偷、扒手、流氓无赖、强盗，也有不懂殖民条例、偶然犯法的无知乡下人，以及只因得罪了地方官被加罪下狱的小市民。此外，还有不少是怠工的煤矿矿工，以及一两个鼓吹民族独立的当地先觉的知识分子！自然，这里头也有好些是像他阿二那样不明不白被抓进牢里的当地人和唐人。

在往后的日子里，当阿二伯提起当日那情景，他说：“而今我碰到一些人和事，还每每会联想到牢里那善良到畏葸怕事、十分卑屈的爪哇农民卡斯里，那个乐于助人、旷达豪放的武吉士族矿工沙卡西，还有那温文谦和、充满民族理想的巽他族知识分子查斯曼……”这些人，都在李阿二心头构成了他对当地居民的第一个印象。

外头没有人知道牢里有李阿二这人，自不会有唐人营救他；他在牢里没有档案，自然更不经过殖民地法庭的审讯。就这样，在三年里头，李阿二干尽牛马活，吃着猪狗食。直到某一年的“荷兰女皇诞辰”，清理监牢，大赦犯人，他李阿二才得以“无罪”被释放……

这场活生生的经历，在正进入成年的李阿二，又是一番最现实的生活教育、一门全新的“课程”。

“这一场冤屈，我都算在荷兰鬼身上去！直到殖民制度

灭亡那天，我都牢牢记住！”阿二伯总这样结束他的忆述。

可阿二伯犹谈兴未尽，又描述了他对这殖民地的另一番见证：“我出牢后才又知道，原来在这南洋，竟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荷兰人和白种人居住的高等住宅区，那儿一片豪华、高贵、优雅、整洁，到处是花园草地、网球场、游泳池，生活自然也十分优裕、写意！另一边是当地土人聚居的村落，原始简陋，穷困破烂，大人只一条背心短裤，或破乳罩纱笼，孩童都秽污赤裸！可更教人慨叹的是：当地住民对白种人竟是那么畏惧、屈服，如看到白种人就得蹲在地上，被荷人巡查用皮鞋踢也不敢动等等，简直不像是人！……”

归结地说，李阿二出洋后的这些经历，不但在他心头种下对殖民统治的深仇重恨，也使他认识了这南洋的真情实况。

## 这“华侨社会”

那么，今后那儿去呢？李阿二只有投身在南洋这“华侨社会”了。

这“社会”可以说是间插在殖民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当地居民之间，一个虽在统治下却“自成一体”的社会。

这“社会”又是一个“苦力”的社会。那时的“苦力间”（专供出洋后当苦力的独身华工居住的地方），是这华侨社会的一个“特点”。因为中国人是以苦力出现在南洋甚至五大洲的啊！从做苦力开始，稍有积蓄的人才渐渐做起生意来，而这华侨社会也就分成“头家”和“苦力”。

李阿二人地不熟，又怎能马上在这社会找到工作而维持生活呢？他只好一路上碰到唐人便问了：“有人要用人吗？”一个老华侨端详了他半天，终于说：“你新来乍到，无亲无故，在这南洋，只有去找你们的同乡会馆了……”

李阿二原籍闽南某县。他又一路问人家，终于找到了该县的同乡会馆。

会馆的理事人在对证了乡音，问清了本乡、族姓，还有什么亲人在原乡等等之后，便相信了他：“你可以先在会馆里寄住，待你找到事做了，再搬出去吧。”

这受尽苦难的少年阿二宛同遇到救星，他的心整个儿宽松下来，贴实了。他这时竟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唯有狠狠地点着头。阿二怕后来说：“才到一个陌生地方，就受到这恩惠，在我有生还是第一次！我怎能不感念华侨社会扶贫济苦的仁风美德呢？”

那么，又能找什么工作？在阿二，只有当苦力。他的出身和外观显示着：唐山“新客”，年青而又老实肯干。这些都是当日头家们选取干粗活伙计的条件。因为从头家自身的利益打算，这样的人在家乡受过苦，肯干，工钱又低；而雇用出洋后无依靠的同乡，对同乡会和同乡们，另有一份光彩。这也是当时的风尚。

于是，李阿二便在一家同乡的土产铺当苦力了。一有了职业，阿二也就向“甲头”（荷印委任的华人头人）做了居留字，成为中国籍了。

在华侨店铺当苦力是得卖尽气力的，工作不分昼夜。赶工时，做到三更半夜，甚至赶到天亮。但李阿二是无法计较，也不该计较的。他在老辈的开导下，只望能照华侨的路

走下去，或许有一天能“出人头地”！

华侨店铺一般是：头家、家长、才副、管货仓的、管店面的、厨司、抬土等等，他阿二自然排在最末。头家跟下层伙计之间，等级是分明的，从不在一起吃饭，更绝少交谈，有的只是支使命令。但全店之间，一般都能和协共济，因他们“同坐一条船”，共同对付殖民治下的各类狂风恶浪。

每当生产季节过后、新货上市之前，李阿二还承受了这么个互诉情怀和备受启迪的夜晚。晚饭过后，一些伙计便渐渐聚拢在起居间的油灯下聊天，连称为才副的帐房老先生也踱过来了；头家有时也凑过来，但大抵只插一两句话，算是对伙计的亲热表示，便又走开了。

“我们华侨的美德是：勤苦俭朴，团结互助……”老才副每一开口，总是这句老话。尤其是有新来者在场，他总十分慎重、一字一板地说出这开场白。但在半生干苦活、克勤克俭，而又身无分文的老伙计听来，真厌烦透了。可在新来的李阿二，却那么新鲜。

老才副于是又谆谆地教诲李阿二：“我们新客来到南洋华侨社会，先要戒绝嫖、赌、饮、吸（鸦片），才能有立足地。同时要守信用，我们华侨就是靠信用起家的，再加上勤劳俭朴，没有不发达的！……”他并且如数家珍地列举南洋各地、荷印、本埠，以至邻近各店的实例，有姓有名：谁是伙计，发了百万家财；谁是腰缠万贯的头家，后来竟沦为乞丐。

李阿二这孤儿第一遭碰见亲人了！他满怀从未曾有过的孺慕之情抬起头，静听老才副的教导，心头阵阵灼热，眼里柔情流转，像长孙在承受老祖父的家规。到得李阿二老年，每



想起当日那情景，他总还衷心感念着那位老才副。尽管阿二并不想发财，但老才副重复讲述着的那些华侨社会准则，则深深在他思想意识里生了根，教他随时想起，成为他不可移易的生活方针。因而直到老年，阿二伯还在赶早摸黑，粗衣淡食，以助人为乐，与乡邻友善共处，奉行不懈。

但更教李阿二心驰神夺的，却是店前一些华侨老辈坐客那拍胸顿脚的讲述：

“咱们唐人所以要背乡离井，历尽艰辛来到这南洋当苦力，受尽荷兰鬼、红毛鬼的欺凌，全在咱们中国太穷、太弱！”

这一说，简直已成为华侨社会铁定不移的千古论断，它经过各地华侨引用了千万回，已成为无人持异议的至理。于是在场的人无不衷心信服，点头不已了。他们并且彼此重复地列举了历代华侨直到今天的境遇作为实证，而且再生发开去，作了最广泛最彻底的阐释。至此，在场者又尽为它痛心疾首，甚至唏嘘流涕了。

在李阿二，一经跟自身的经历印证，这才恍然如梦初醒，大彻大悟了。原来这一切，全是由于“国弱”！而他惨痛的经历，又原来竟也是华侨共同的苦难，不只是他个人的厄运。“国家，竟有这样的关系！”阿二一直在想。对这个无知的青年新客，这问题也太“艰深”了。

在这华侨社会，李阿二才开始学会了华侨常用的字眼和观点，包括国家民族、华侨社会、爱国爱乡等等，这在李阿二日后，更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还有另一个使华侨触目惊心的字眼，他阿二也是此时才第一次听到的，那就是：“排华”。有个熟客于是说：